冬青館甲集

冬青館甲集卷五

烏程張鑑秋水

文二

序

復社姓氏傳略序

震澤吳君愚甫既刊復社姓氏傳略將竣移書王硯農徵序於鑑余辭則又抱其全稾踵門固請不獲已乃言曰古今陰陽消長初由君子之過激而其後禍遂中於國家不獨漢唐宋爲然勝國復社可見矣社學之興幾徧海內論世者不推原本末而徒河漢其說不惟梅郎妄引黨禍爲非即攷亭辨爲無關國社之屋未爲深得

也開綜頭詑約有三端國表之選東鄉婁江之分合實不出文章聲氣一途魚山創之於前扶九先生繼之於後孟樸之舟車南北也傾貲出粟以西銘金沙爲主持不謂江浙提學遂承風指時相子弟欲入社而不可因兩越貴胄之奔競演爲綠牡丹傳奇詆孟樸爲鋪司於是學臣黎媿菴按試之日禁書毀板梏時相家人刊時相子弟干謁之牘縣之長安市中時相始怒嗾同社推官周之夔作復社或問以發難重以王徐飛章四配十哲罪幾不測頼當路庇之同族同社之寶忠解之始免此婁江烏程開隙之漸可攷一也其稱東林爲開山小人忮而入之君子樂而安之皆轉境也夫時相之忌刻

有之矣陰騺有之矣敝賢有之矣誤國有之矣以思陵之嚴且明而謂暱閹以殘黨此不厭之言也至崇禎十一年而有留都防亂揭之事揭之作沈眉生同禮部主事周鑣讀書茅山共持淸議大鋮以逆奄假子方挾聲伎輦金寶拔猖國門貴池吳次尾宜興陳定生手訂爰書逐之初難其首長洲顧子芳後至曰此吾祖罪人也揭首舍我其誰乃輔以黎洲子一子佩皆社中巨擘而七君子之後春鐙謎燕子箋酒後花前動相咀嚼此其羣率東林可攻二也自是逆案中人始與復社爲切齒不獨大鋮即楊維垣張孫振皆是也無何都門失守五馬南渡先是史道鄰開府皖江痛其師左忠毅死於璫

爲建忠烈之祠碑文出周仲馭手指斥大鋮尤甚大鋮
蓄之久無以發也適張芑山奉旨鋟四書大全辨係姜
燕及所奏遂榜僞學張自烈於通衢刊章四出將一網
盡之會讞大悲之獄乃祖朋黨黜將同志盜夥故智作
蝗蝻錄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善財童子七十二聖賢
菩薩作蠅蚋錄爲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
尊應眞徧社籍中人入之發緹騎逮御史黃澍澍時監
寧南軍而社中之被禍如攻尾崑銅朝宗匿其幕中日
慫恿晉陽之甲逮至而三十六總兵之師東下傳檄遠
近勢遂不支此東林復社相出入可攻三也然則以姓
氏始以姓氏終結二百七十六年之局者此三端也夫

論史亦貴持平爾不知事之曲折而能持平者未之有也易曰差若毫氂謬以千里又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言盡之矣今東林列傳已收入四庫諸閣史局初開

即

允詞臣之請一洗韓通無傳之陋而又於三藥殉節臣工特賜專謚通謚卹典發潛闡幽迄今守土者以祠廟告所在多有吳江吳氏一錄原與貴池異地同揆夫祖宗有美而弗著不仁也愚甫雪鈔露纂成傳略若干卷用力勤矣尙歉不自滿以爲此未成之稾將復取貴池所異者別爲補錄余因事略有未盡別書一通以塞其意并以爲讀此錄之助焉壬辰六月

魚計軒詩鈔序

吾師魚計先生沒六年仲子朝隱始克編輯其詩得如干卷復於正集之外得補遺若干卷都爲一集以鑑侍先生久使書其緣起因念古人編文例得以門弟子供其掌錄則鑑雖不敏其何敢辭先生性不喜遊杖屨所及不出荒江老屋之間然哦詩未嘗去口當其有所得往往篝鐙匡坐申旦不寐故所作雖不爲急微噍殺而幽峭刻苦無一字闌入臺閣體製知者比之郊島不爲過也弱冠時嘗從富平施明府雲亭茅孝廉渠眉及同郡閔孝廉文山淩進士樹屏游四君者俱雅重先生以爲穎豎若秀未可以量而先生卒不遇以瀕於老當是

時試有司者經藝外例無牘帖詩教未興挾副墨取朱紫輒俯首帖耳於制藝一道而其間能爲遊化者視先生所作尤攢眉蹙額以爲無益於用然先生吟益刻摯詞益勁麗縱日高春炊煙數斷一不足以介意孰謂先生竟以是終其志耶晚年以季弟官江右一再過之因徧覽滁泗風土升淸流之關以望江淮門戶門弟子私相告語以爲蘋山範水古人所以乞靈於淸淑者先生直以煙墨發揮之何圖歸而病病踰年而殆而負手曳杖之歌且與尋諷之聲相續也雖然不得於身必得於子孫今朝隱方篤學好古宜必有能張其墜緒以慰先生於地下者以鑑之無成又惘焉自失矣

揅經室文集序

癸酉夏四月鑑謁儀徵師於淮安自鑑去京師游豫章違經室者三載於茲矣吾師不斥其學殖之落以揅經室文初集十八卷編刻初成命誌緣起伏思古人著書苟非作者自序或門弟子輯其師說則後學於目錄之次詳校其義例自世人以名位相高而於昔賢傳述之旨荒矣鑑侍經席最久而聆清誨也至詳則緝校而說之宜莫鑑若也師嘗誨鑑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此漢人樸實之學也難者勿避易者勿從此昔儒精博之學也蓋師綜覈九流神識超邁溯文字之原探名物之始以希達於道德成一家之說故其要言精義疏通經證

則有若賈公彥孔穎達遺詞紀事必資後人考證者始著於篇雅不欲以空疏無据者貌擬古人是以集中說經之文爲多說經之道以平實求其是言昔人所難言而不言所易言至於詠世德誦清芬造士拯民修政靖寇亦于此略可攷見焉曰揅經室者何文選樓別室劉文清公所書扁也曰揅經者何蚤年慕錢辛楣先生潛揅堂之名而名之者也鑑舊校書於師揚州隋文選樓下今復展讀卒業聊誦所聞諗同學之治經者焉

書

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七月上澣於撫州試院接誦鈞誨知道履清和

蒙示史館顧顧陳諸列傳伏讀再四具見審擇之精裁斷之妙以顧作傳首而附吳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論益知史有三長不徒在字句之細班范之外唯陳承祚庶足以當此至今讀其書高古質直雖歐公五代史尙非儕偶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至來稿陳傳敘事處略有未明晰者附簽上方未知當否鑑謂近時如錢宮詹等作經學諸儒私傳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書表章之杭堇浦之傳梅定九戴東原之傳江愼修其著也其實漢書儒林中趙賓說易以箕子作荄茲轅固治詩以湯武爲受命卽是此意吾　朝學者踵頂相及若薛青州梅勿菴之天算顧景范胡朏明之地理惠松崖萬季野之經

學其他横厲一時淩鑠百代者所在多有吾師表章絕
學自必取其原書沈潛反覆一一摭其大旨勿廑拾取
提要一二庶幾爲後學者得以有所考見尤深企鑑
日來諸務紛沓心緒如麻學殖荒落以斯爲極所謂去
住由人同水母者良可浩歎現在頭顱半白功名一無
成就擬求數畝之田於苕水之上聊爲歸讀之計而已
佩循師雖升任大司馬閒官境較昔轉窘去秋所措不
識作何歸宿西城上岡兒新寓想即姚學士秋農所擬
別開一門之地舍後樹石園亭稱爲吾師修史所居欣
喜無量張簣山學士夏之翰徵君事實緣行篋無從搜
檢俟小春還櫂南昌再爲報命王實齋近狀亦無從相

聞寧都三魏當歸文苑敬聞命矣但魏禮諸人事蹟可
無礙否草草具覆敬問起居鑑頓首

再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十一月中浣自虔州再奉誨言知前函已塵左
右具承慰諭肝鬲銘深惟吾師
聖心簡在不日秉節東南爲霖下士翹足俟之鑑現已
歷試十郡無從卸擔歸計仍虛蒙前見付采訪儒林諸
人事實緣重陽省署偶遭六丁之劫書籍地志一槩化
爲灰燼即鑑頻年手錄之件均已失去其中所可惜者
如桐版天下輿地圖黃河故道圖萬里海防圖故鄉甚
高士若雨手寫吳江張傳易象兩卷頗爲難得加以世

途險巇畧外不敢妄窺一步即以鑑之拘謹性成亦深
惴惴誠恐一涉嫌疑百喙不足復贖故采訪一事無可
措手徒負盛心而已貸山等事記陳公廷敬文集及漁
洋居易錄紀之頗詳　本朝理學一道來諭最爲精審
竊謂吾師旣擗儒林文苑兩傳綴輯自必繁富今當刺
取原稿仿棃洲明儒學案之例編爲
皇清四朝學案自順治以至乾隆其間學者離合之故
或以義理著或以訓詁聞下而至於天步地理算術以
暨蟲魚草木均可言學奚必拘牽於心性兩字致歧道
學與儒林爲二若果此舉亦必傳之絕業覩明人授經
圖萬氏儒林宗派宜必有過之者江右文風蒸拳拳垂

問無地不以人才爲念大約古學承少宰師誨鑑皆寓目少宰懋守瑟菴先生成法亦見能服善處惟經生絕少合作則上無以倡下無以應積重則難返多士取功名則有餘言傳世或不足也試寧都時少宰從守土者假得魏叔子看竹圖一卷其像豐上銳下奕奕出生氣如稱其不永年之意所作自記即載在三魏集中者係遺民金孝章手寫字畫遒勁有祝京兆之風此外又有孝章畫松梅一幅長洲歸元恭畫竹一本惲壽平補金精山圖一幅其餘遺佚之士如工維屏碧復數十人均有題句皆清操絕俗即所作題句亦半集毛詩可想見其遺世之遠藏身之密矣鑑因取三魏文讀之大約伯

子出而應世不幸蹈韓大任之變叔季二子則全是迦
民且魏氏一門忠孝節義俱有關世道不僅以文采見
稱於時因思吾師取入文苑傳中雖見博愛之仁若夫
草澤私議自當完其昔日之初心因作試院望翠微峰
詩一首其詩曰勺庭池館翠微東山入金精有路通四
海文章三子在一堂遺逸十人同方塘水冷芙蓉月鳥
谷霜翔薜荔風縱使歐公高史席辟逢自以采薇終就
貢函丈非敢故持異論亦欲使後世知詁經學術雖密
邇如鑑尚不爲苟同如此狂簡之言惟裁抑之然翠微
之游亦竟以事見阻可惜也至叔子文名之盛鑑初疑
全係伯子幕府所致蓋叔子文亦嘗自言之及觀贛州

志知由宋縣津爲贛南道時推重之而縣津所推重又因湯睢陽送行一文可見大儒學問斷斷致意無不留心人才不知睢陽薦士事能略見於叔子本傳否省署重九之厄詩文兩稾幸未全失然雜著焚去亦不少寄阮集約得百首俟暇繕寫再寄悤悤不盡伏惟以道自愛鑑頓首

上潘大農師書

鑑謹言昨呈禫月議一篇蒙吾師賜以獎飾唯增惶汗至於尊諭尚有應商者經言期而小祥是十三月之始一日也再期而大祥是二十五月之始一日也二十七月而禫是二十七月之始一日也現行律例持服二十

七月則二十七月之終也至檀弓是月禫徙月樂蓋謂禫之次月卽吉耳並非謂祥之月卽禫也大約禫在二十七月之始可無疑義鑑伏讀再四不敢不再貢其辭於左右竊攷正服二十四月王肅因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言截一月爲禫旣而用康成本士虞禮中月而禫復改爲二十七月以是截三月爲禫則正服本二十四月也康成旣以間月爲主故解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爲是月卽二十五月則中月當在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之中是二十六月也徙月者又間一月間此二十七月明中月在上下兩閒月之中大抵古人文義簡質若將中月祭三字插在是月禫之下徙月樂之上

語意便明然三代之經不爾也如以二十七月之始一日爲禫則前閒二十五月而後不閒二十七月與中字意似乎不恊且古人祭必卜筮既於二十五月爲禫之始卜二十六月三旬中之吉而祭矣喪事先遠日必先卜下旬十日下旬不吉再卜中旬十日中旬不吉再卜上旬十日又內事以柔若下旬卜吉而日在癸又適當月晦則二十六月之終矣譬如二十六月之終而禫祭二十七月之始而卽吉未免近魯人朝祥而暮歌之誚況孔子明言踰月則其善也踰月者踰此二十七月與檀弓徙月樂之徙字正可互證所可怪者朱子大儒不應獨尊信王肅之說竊意朱子見經無明文不得從變

除白虎通等書立議蓋其謹也今自劉宋以後旣遵鄭氏而歷朝會典律例亦因而不革原不必加重如唐人補宮牽過二十八月之數然降禫一月似乎未安吾師於終制大事不厭詳慎素冠一詩蓋將以爲四方所矜式者故不嫌其瀆而復以是說進唯裁擇焉鑑謹言

致同年李蘋沚書

鑑自春閒奉詔講席値校讐晁氏郡齋讀書志方竟蒙以新唐書藝文志裴廷裕東觀奏記注作裴延裕下問當時悤悤未能決也昨閱通鑑唐宣宗紀六十四攷異旣引延裕東觀奏記矣而斷語又作廷裕胡身之注云按裴延裕後作廷必有一誤鑑直以爲此本不誤兩書

之者蓋其愼也然則一人二名在北宋已然范祖禹所不能定者宜兩書之爲是秋暑甚酷偶憶及之附塵左右伏冀裁擇

答震澤吳愚甫書

昨奉手函逾涯獎飾感媿交縈即稔愚甫先生孝履清和名山之業虛谷之懷傾仰靡旣蒙示所言貫池本家有舊藏惠紅豆齋傳鈔前後兩卷正二千三百餘人但此祇係次尾先生子孟堅訂刻者其實孫復古尚有補錄六百餘人序言從竹垞所鈔吳江本錄出蓋扶九先生子南齡爲竹垞女夫其言可信然則昔以吳江本貲貴池今可以貴池本轉校吳江間有不同或朱氏有所

竄改未敢洪也竊謂社事之興本由吳江其初來之郎中因魚山熊公出宰貴邑乃連絡太倉虞山恢張其蹟旋有辯國觀之獄身罹重典其家計紛如其嗣佩聲寄籍嘉善固有不得已於中者貴池本兩載之宜也今直抹去本籍而但存嘉善未免失眞此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之者此也由是而思扶九先生之同行如振六之隸秀水羽三之隸湖州未必無故蓋由社籍究異官冊一時友朋添注蘇與嘉湖地勢犬牙遂至互易原無可詫若崔青蚓原籍萊陽既隸北直祗可一載今貴池本一載前錄一載續錄承用吳江本處已屬可疑今新刊本又彙在一處此又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者此也鄙見

竊以凡貴池所有吳江所無者亦當仿照續錄另作一卷附刊於後以免挂漏之譏則所云不同七百餘人與原書不混而所多之一百十四人亦在其中共計得三千有奇亦足厭天下之觀矣且復社曲折不獨後世難攷計甫草乃扶九先生館甥也上梅村書以靑轔故幷爭吳江大姓四字之疏則今茲之發潛闡幽洵天地間不可少之舉但僕所疑者非特姓氏一錄即公揭亦似可憑而不可遽憑今刊本一百四十人校貴池本實少二人中最著而不錄者莫如陳入中攷入中係崇禎十年進士已先達自不合入十一年之揭此正吳江本之可貴然則貴池本亦祇多一人耳但其中尚有難解者吳

江本有周鍾葉履春胡士瑾貴池本有劉湘巢鳴盛顧應生戴重貴池本或因金沙有從賊之恥毅然去之則亦後起者追敘非當日原本不及吳江本矣然則吳江本之去劉湘客亦安知不以永歷五虎之橫彼此互更又孰能是正此又僕前所疑後人不宜有出入者此也一經變換便同蛇足千秋齒冷矣至補輯傳略洵有功此錄直可仰答勝國殉節諸臣

賜謚盛典僕初亦有此志荏苒不果今遲矣能以此盛年博洽何難舉先澤大白於藝林唯就尊族一門已多疑竇如此再致貴邑張姚菴係扶九先生同志又茲受所延以謀漢槎輩者其爲復社巨擘阮大鋮之所欲殺

者古今殆無異辭也而姓氏錄中無之公揭中又無之則其中之湮沒又不知凡幾若欲以諸家文集所書徧傳此錄亦浩同煙海無從置喙弟以多病餘生記憶多盡非特柳州一傳未終已忘姓氏近復上逆痰悶不敢出門研農前寄尊刊亦祗開首一卷毫無起訖故但就所見論之若得猥屈過舍面談或稍有微塵足嶽之處不敢自閟日來緣別駕祝公有商刻留香盟林草草布復幷祈教所所不逮實深翹足卽承輿居不莊不備鑑頓首

跋

宋板輿地紀勝跋

宋板輿地紀勝二百卷存者一百六十有八內有缺卷缺葉宋東陽王象之譔於各府州軍監分十一類曰府州沿革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曰古蹟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而別列行在於首稱引該洽於時事足補史志所未備蓋此書近出故四庫所貯亦祇有明金石家所取碑記一門而全書未及編錄且宋人志地理如記纂淵海之類往往取以成書則當時已共推重後世佚而不傳良可深惜今按浙江通志象之字儀父金華人慶元元年中鄒應龍榜進士志行高潔隱居不仕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其曾知江寧縣且別有輿地圖十六卷其西蜀諸郡爲其兄

觀之漕夔門時所得或疑自敘所云仲兄行父西至錦
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者觀之即在仲叔之
內因檢本書江南西路江州下載濂谿書院注云象之
季兄觀之爲德化宰則不在此數矣且通志又載金華
有淳熙十一年進士王謙之十四年進士王益之益之
終大理司直近錢宮詹以爲益之即行甫則謙之當亦
象之弟兄書前有寶慶三年眉山李𡌴敘而書錄解題
則云眉山李說齊李允爲之敘似陳氏有誤又按宋史
列傳王霆東陽人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爲沿江制置
副使李𡌴辟幕下不知霆與象之又何屬霆嘗撰沿江
等邊誌一編貽書時相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則

東陽王氏一家之學確有淵原今幸際休明之會得上
塵
乙夜之觀俾紀勝一書幽而復光不特王氏幸甚學者
幸甚

輿地紀勝跋二

直齋以象之嘗知江寧而通志又僅載於隱逸不能無
疑即錢宮詹以其父名無從攷證亦未可信及檢本書
袁州官吏下載王師古二字皆缺筆且注曰郡志云袁
州月椿歲額八萬八千餘紹興末年先君子爲宜春簿
嘗作文誌月椿之苦今減二萬五千餘貫自先君子啟
之則其父名師古且江州濂谿書院下注云象之先君

子守九江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則又爲九江守矣今通志載金華王師古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終廣東提點刑獄殆即其人同時尚有重和元年進士王師心終顯謨閣直學士紹興十八年進士王師愈終浙江提點刑獄二十一年進士王師尹終廸功郎皆金華人似亦象之之世叔父而宋史王柏傳載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故象之此書亦往往於徽國東萊諸子之出處行事拳拳致意且再檢本書得江南西路隆興府官吏下載陳敏識詳誌其宰分寧時禦敵一事而末云象之出宰分寧相望百年而陳公之英風遺烈今

猶未泯揭爲廟貌祠於邑庠由是觀之則直齋所云嘗知江寧縣者嘗爲江南西路之分寧縣後人不知而妄改爲江南東路建康府之江寧縣則謬矣他若通志所云隱居不仕則并江寧不知其妄爲尤可笑至冢之於紹熙辛亥遊廬山親見晦翁所作西原菴記又寶慶乙酉從長寧太守孫若蒙修長寧續志紹定丁亥過重慶與憲使黎伯巽辨塗山之謬至樂碛觀威烈侯碑則所云靡國不到者其事蹟實得之親涉而直齋以其圖爲觀之所得不知何据李𡌴者宋史亦無傳僅附於其兄壁傳末稱其文學時人比之眉山二蘇故書中頗采𡌴所著有固陵集今亦不傳

華嚴經音義跋

憶余於辛酉春同纂脩兩浙鹽法志時開局於西湖之昭慶寺寺故有藏經因向住持借閱得華嚴經音義一書愛之竭四日之力錄其副以歸亡友劉疏雨見之欲假鈔余時將就徵北上遂舉以畀之次年八月南歸疏雨尙未鈔成又刦刦出門不及索還再一年而疏雨奄逝書不及見矣余不忍向其家索也乙丑夏在瑯嬛仙館復覩是本因狂喜不能割愛復竭四晝夜之力而錄之吁一華嚴音義爾至手錄兩過余亦還自笑其多事矣是書詳小學處非其所長然所引之書如服虔通俗文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李彤字

指阮孝緒文字集略世所不經見而況說經之家如孝經鄭注左氏服子慎解詁孟子劉成國注國語賈景伯解詁月令蔡伯喈章句周易劉子珪義疏尚書王子雍傳詩韓博士傳莊子司馬紹統注尤足寶貴則此書出其爲當世見重宜何如耶夫豈得以援儒入墨以哂余之不憚煩也書此俾後人知其辛苦云爾

陳氏求古齋圖跋

吾鄉鄭芷畦先生有著書之亭在郡城曰魚計歸陳氏久矣友人抱之因其舊築以爲求古精舍而日萃金石焉舉凡一池一石愛惜而護持之芷畦雖不遇而殁得此可無憾矣憶嘉慶己巳同今制府阮公入都值方有

事
國史公建議謂儒林文苑兩傳不當專取諸
史宬所藏當移文直省求草澤遺佚以廣未備竊謂如
芷畦者庶幾附以傳焉既而余游豫章公特寄顧氏棟
高陳氏祖范諸傳俾相商搉明年公持節淮甸余至幕
府復出示儒林傳稾本因得增入應潛齋張餠巷諸人
是秋再至薊門吾友林太史若齋同年告余公前議已
改易然則若芷畦者入不入未可知其不遇於生前者
且將不遇於身後歟自今觀之未嘗不釋然也昔孫守
莘老葺墨妙亭聚境內碑刻以實之去今僅七百餘歲
其遺文無一存者而當日所漏如天寧寺經幢武康封

山盬王廟碑之類往往流傳人口則士遇不遇未可以臆測也今先生舊居得後人增飾之遺書如湖錄小谷口舊稡行水金鑑得後人掇拾之又繪以爲圖形諸歌詠好古如抱之金石之文朝夕塡委與天下名流日攷索於求古精舍者硯莊畦石柱一籤有過之無不及而余亦方爲墨妙亭碑目攷思補鄭氏之闕莊畦之學於是爲不孤矣其何奚憾哉圖旣成題詩并識其事於上而歸之兾有以張其說焉癸未三月

書鄭高密年譜後

按鄭君卒於建安五年據別傳上距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正得七十四歲因攷順帝紀永建二年秋七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謂鄭君爲七月五日生夫七月甲戌朔不獨順帝紀云然卽五行志亦載此似無可疑惟紀旣是七月朔在甲戌則上文六月不得有乙酉若依袁宏漢紀作丙戌朔非特本月無戌寅天文志中是年劉昭注引古今注曰九月戌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是九月亦不應有戌寅上下相推俱不甚合總之七月前後當有一閏鑑舊有年譜一冊亦以此事未遑推算存此以俟吾友淩仲子談階平兩廣文決之

按范史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術終漢世未嘗改法算康成生日宜以四分爲準四分上元庚辰下距後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積九千四百

零八算上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八十八以蔀法七十六除之得三不盡六十八天紀辛酉蔀六十年減一年餘五十九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五滿章法十九得七百二十九爲積月不滿十四爲閏餘是年有閏滿十二閏餘以上卯有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二千零二十三萬六千三百十一零滿蔀月九百四十得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爲積日不滿九百三十一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四十七日補前二月十一月戊申朔大大四八小四四一十二月戊寅朔小大十七小無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三十一命辛酉算外得年前十一月戊申朔遲

加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續志脫九字今

補得各月朔

正月戊申朔小　大四十七　小四九

二月丁丑朔大　大十六　小五四八

三月丁未朔小　大四十六　小一零七

四月丙子朔大　大十五　小六零六

五月丙午朔小　大四十五　小一六五

六月乙亥朔大　大十四　小六六四

閏六月乙巳朔小　大四十四　小二二三

七月甲戌朔大　大十　小七二二

八月甲辰朔小　大四十三　小二八一

九月癸酉朔大　大十二　小七八零

十月癸卯朔小　大四十二　小三三九

十一月壬申朔大　大十一　小九三九

十二月壬寅朔小　大四十一　小三九七

置年數五十九以日續志作月者誤餘一百六十八乘之得九千九百十二滿中法三續志作四者誤十二得大餘三百零九小餘二十四大餘滿六十去之餘九日三十二分日之二十四命辛酉算外得年前天正冬至庚午日爲十一月二十三日也退加十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七得各氣大餘十五小餘七

正月初九日丙辰立春　大五十五　小十三

廿四日辛未雨水　大十　小二十

二月初十日丙戌驚蟄　大二十五　小二十七

廿六日壬寅春分　大四十一　小二

三月十一日丁巳清明　大五十六　小九

廿六日壬申穀雨　大十一　小十六

四月十二日丁亥立夏　大二十六　小二十三

廿七日壬寅小滿　大四十一　小三十

五月十三日戊午芒種　大五十七　小五

廿八日癸酉夏至　大十二　小十二

六月十四日戊子小暑　大二十七　小十九

廿九日癸卯大暑　大四十二　小二十六

閏六月十五日己未立秋　大五十八　小一

七月初一日甲戌處暑　大十三　小八

十六日己丑白露　大二十八　小十五

八月初一日甲辰秋分　大四十三　小二十二

十六日己未寒露　大五十八　小二十九

九月初三日乙亥霜降　大十四　小四

十八日庚寅立冬　大二十九　小十一

十月初三日乙巳小雪　大四十四　小十八

十八日庚申大雪　大五十九　小二十五

十一月初四日乙亥冬至　大十五　小無

二十日辛卯小寒　大三十　小七

十二月初五日丙午大寒大四十五　小十四

二十日辛酉立春　大無　小二十一

今依本法細推更以史證之順帝紀書春正戊申疑脫一朔字丁卯爲月之二十日二月甲辰爲月之二十八日夏六月乙酉爲月之十一日秋七月甲戌朔正合五行志同壬午爲月之九日庚子爲月之二十八日辛丑爲二十九日天文志二月癸未爲月之七日閏月乙酉恐有舛誤紀書六月乙酉則閏六月必無乙酉當作六月爲近八月乙巳爲月之二日注引古今注云丁巳未詳何月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閏六月十三日皆丁巳也又云七月丁酉爲月之二十四

日又云九月戊寅爲月之八日紀志二篇多與四分同通鑑目錄載二月丁丑朔四月丙子朔七月甲戌朔九月癸酉朔十一月壬申朔亦俱與四分同唯稱五月乙亥朔則是五月丙午朔六月乙亥朔殆誤先一月也又稱閏五月則是年閏六月亦誤先一月也況校是年六月廿九日大暑中氣近晦七月初一日處暑中氣在朔目錄亦云七月一日處暑而中間一月十五日立秋只一節氣其爲閏六月最確若閏五月則月內有乙酉而六月反無乙酉先與紀背矣至袁宏後漢紀作七月丙戌朔則月內無壬午與紀不合且紀志同書甲戌袁又何所據乎或傳寫之失今得甲戌朔合

於四分則七月五日戊寅爲康成生日無疑矣嘉慶己巳三月與上元談廣文階平決定如此時孫觀察淵如方與余同年洪筠軒脩刻年譜阮師并屬補其所未盡遂以此寄之

翠微南征集跋

宋南渡後志節之士如辛稼軒陳同甫劉改之敖器之以及唐玉蚪謝皐羽輩不可勝數皆以詩文鳴世而翠微之遇尤酷故其詩亦急微噍殺比他人爲甚余嘗讀其北征錄措置兵機不可謂空疏無術之士然往往雜以太乙奇門之說使其見用恐亦未能得當此十一卷爲康熙初池州重刻嘉慶戊寅冬購於吳門市肆舊鈔

細讀其抑塞磊落之氣亦不可但以麤豪目之如不向關中尋事業卻來江上弄扁舟此曲將軍之所以誚張魏公者也而子西一則曰不向關中效蕭相便於江左作夷吾再則曰不向北山求刺虎便從南海學屠龍心摹手追其志趣亦可想矣

書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札後

據明史嘉靖三十二年日食在四月辛巳朔不在正月朔以為正月朔者當日疇人之謬故札中云聞內靈臺郎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盡大統法自正德十九年日食不驗每多違戾厤志於是年不詳其委者或亦由此然則忠愍此書正可以補史文之闕且忠愍十大

罪一疏始由臘月自家趨朝見有日食歲首之變忠愍即引以爲說既聞其誤遂退自斂竄不能以天變立論故至數月後乃克復上亦情事所宜有今讀史傳所載疏議其删削之痕蛛絲馬蹟尙可尋繹獨怪錢竹汀宮詹跋中猶以正月戊寅爲辭不知何據不但厤法不應頻食即日干亦與本紀不合據本紀四月朔辛巳則正月朔不是壬子即癸丑不應史文一錯至此若以當日君臣諱災忠愍復何所諱後世史家又何所諱此非好爲立異亦實事求是之一端至於忠愍事君端簡取友明史具在無事贅述也

錢氏似單據忠愍年譜否則誤讀史稾至吳免牀一

跋全厲肊論矣

書黃忠烈公妻蔡夫人書孝經後

攷行朝錄漳海黃公道周於隆武元年十月從廣信抵衢州至明堂里爲我　兵所執不屈而死賜謚忠烈此則爲其夫人乙酉以後所書也夫人名玉卿其楷法端勁閒作隸體非兼之俗書所可擬史稱石齋在獄猶日書孝經不輟觀此益以知脩身齊家之本是卷爲亡友劉疏雨所藏憶癸亥歲疏雨屬題留行篋者六閱月是冬疏雨撒瑟不及跋而歸其家今年其從子鴻漸復請書後因得重讀識此俾其子孫永保勿爲豪者所奪時丁卯八月題於揚州阮氏之隋文選樓下

冬青館甲集卷五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三

跋尾

東坡麥嶺題名跋

東坡官杭日西湖題名甚多存者此麥嶺題名蘇軾王瑜楊傑張璹同遊天竺過麥嶺十五字左行不著年月攷南山路麥嶺有二此在大麥嶺者同游之人與龍華寺後正同蓋承龍華所題元祐五年三月二日而略之也說者以軾諸題名黨禁時都剗去此係原刻故精采倍常然據咸淳臨安志是時諸人同游尚有二月二日

韜光二月晦日龍井兩題緣已剗不可復見龍井所刻以辨才年八十軾與洛陽王瑜中玉安樂張璹全翁來餞薌若因是知王瑜字中玉視前諸題稍詳也按蘇詩施注是年楊傑提點兩浙刑獄張璹轉運判官軾與僚友故得同游惟王瑜不詳出處據詩題有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忠玉有詩云云則忠玉之即瑜爲無可疑豈譌中爲忠注家遂茫無依據耶不然前此何有次韻王忠玉游虎丘何以亦不注忠玉事跡詩中自注有太守王規父忠玉伯父也因檢蘇州府志職官表王誨字規父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熙寧六年在任七年引嫌去忠玉正是其猶子至其書

法決出東坡手不知何以誤中爲忠豈摩崖時但趨簡易若後世當以石刻爲正苟非潛氏說友龍井一題及此麥嶺一拓則中玉之名澌滅久矣石刻之裨於世何如哉癸巳重九前一日盛澤張春水以吳門陸氏梅葉閣拓本見示與温鐵花同觀鐵花以西湖志佽余得書其大略如此

祝京兆書艮惠堂銘跋

按姑蘇志沈元字以潛宣德中以院判蔣用文薦擢御醫爲人平易質重工詩先世由汴徙吳宋高宗親書艮惠二字賜之祖伯親父日章皆有醫名志與敘合由是知南渡士大夫之來臨安者醫官尤夥不獨杭州府志

之有陳沂兩浙名賢錄之有嵇清所謂三朝御裏陳忠
翊四世儒醫陞大丞如老學菴筆記所書殆指不勝屈
乃沈氏後裔獨能乞京兆書文俾真蹟至今流轉忠孝
之聲無替於時此則彌可重也金壇王虛舟以京兆書
紙各異態推為有明第一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
此語正可為是冊切證明時吳中如希哲徵仲履吉道
復號四名家余嘗於楓橋袁氏五硏齋見京兆所書諧
命及衡山題詩兩家固皆精楷然以文視祝則文瞠乎
後矣近日流傳京兆石刻如秋興八首千字文多作行
草或不足貴此則全以賀捷黃庭行之形體差扁用筆
古雅唯隸分溢出間失拖沓正如與闔門少年傅粉墨

作優伶劇時露其本色耳

書朱文肅自書行略後

明季得上諸鄉先生人品以平涵朱文肅公爲居首文肅旣刻湧幢小品其序張差事云坐以風顚而止浙人皆以爲別調矣同鄉御史李蕃因參論之遂引疾去此天啟四年十一月事也魏瑺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貴池吳次尾曾書其事於剝復錄中由是宵小售之其爲盜柄東林夥云南司業朱某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幢小品伏梃擊紅丸二案褐大拜而東林同志錄首列政府六人亦附於楽向高劉一燝韓爌吳道南孫承宗五人之

末至點將錄則直指爲地伏星金眼彪施恩伏之一字
郎用盜柄東林夥語亦可笑也其實文肅立朝不久今
自序直閣僅九月建白固少其居心純白要不可與僉
壬同日語視同時沈文定兄弟遠矣文定既結客光先
以通奉聖弟初與兄忤乃翻刻三朝要典復借兄以媚
奄而得司寇爲人發覺璫亦惡之始罷歸則與文肅相
較其薰蕕奚待智者決哉庚寅九月

書王子吳鍘鼎銘拓本後

辛卯秋陳褒之攜吳門虎丘山寺所藏王子吳鼎銘拓
本見過鼎大尺有咫銘已載嶭氏款識因取家藏臨江
楊飼增廣鍾鼎篆韻校之銘共三十有二字目錄作子

吳鼎而散牲或作子吳鼎或作王子吳鼎匯而證之得廿三字除重文五所不錄者僅正王作之四字而已想見信文矜惜此銘之心至矣但兩書魯魚帝虎多不與銘恊大氐辟摹原拓字縮而小楊取分韻字展而大不可以書之譌而嘗鼎之眞明矣誤當卽期詩所云萬壽無期同也楊強爲分別李登摭古之訓余有取焉廣川釋飤爲歆以無諆爲無彊豈別一本歟鼎見三舊當是一字今書已亡莫能是正幷書以諗世之原父南仲其人

包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跋

洞庭西山去林屋不一里有包山寺寺門有唐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石幢二其一已泐其一字大可讀蓋經之偈後有題款係唐僧契元會昌二年書秀水朱檢討題名以爲契元名不著於書史訖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即其人鑑按白氏長慶集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有院僧法宏惠滿契元惠雅等蔵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則契元在蘇與樂天同時無疑又樂天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碑文有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二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口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則契元旣在南禪文在重元捨藝而書則其爲能書也必矣且樂天重元碑文

又云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大抵唐人尊重陀羅尼經自高宗濬化二年此經入中國即頒立天下皆係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翻譯詳見歸震川先生文集中載邢州開元寺石幢跋正與此幢題款相合然則寺前其一泐者經文三千二十言字小故已剝蝕且西山華山寺亦有重元寺僧契元請省符準制移於洞庭之言亦在開成三年詳余洞書中得此可以釋然矣鑑於道光元年春同葛生味根來游摩挲石幢之下因歸而書此

王曉闇先生遺書跋

此曉菴遺書三冊三十年前於溪南施氏北硯齋曾一

見之其句股法數暨七政立成殆即閣中所采新法六卷又雜文一冊內厤策曰月左右旋問荅及厤說第二篇近日吳江俞氏已經刊行而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測日小記則仍遺漏也自明季利氏入中土一時驚怖其術莫敢與抗迨先生出以空前絕後之學起而抵其隙由是人覺中法自在要其所譏西人二分二正用定氣之疏三百六十尙非弦弧捷徑一月有兩中氣即當有兩閏月命日命時不可通於刻法天正日躔非起丑初皆鑿鑿有據松陵獻集所云坐臥嘗若有一渾天在前日月五星錯行其上者學洵在薛青州梅勿菴之上非豪傑之士歟然以稼堂序攷之其句股法數當即

圜解尚有三辰晷志及大統西厤啟蒙失傳至末附辛丑厤辨亦當在力田家與亦滇耘野文通諸人分譔明史時所作當日尚有顧英白偉者亦邃於天學所箸有厤法會要句股同文算指世皆不可見惜老矣不能持籌握觚復校其立成諸法以冀稍有進益對此茫茫徒增深喟焉庚寅立冬前二日

漳浦黃忠端公眞蹟跋

此石齋書唐人白頭翁樂府也攷公奏疏始終以論熊廷弼鄭鄤事忤權貴謫戍廣西至宜興再相方覲公議以一言動思陵遂得賜環公之沉滯不可謂偶然矣白頭之歎或於復官時則宜然若壬戌之夏則天啟二年

時公初釋褐泊舟夏鎮或給假南歸何至遽以落花悲髮傷其遲暮豈烈士壯心固非世俗菀枯所能測歟迨南都失守監國畫江公擁袂出關終爲鄭氏所扼詒身官敕日夕填委公親揮翰墨徒以忠義相感動人有得其片詞隻字者至比榮於華袞然區擔一軍無賢不肖知其不可而公猶拮据不怠譏不待門下之紿早決其有明堂県之禍矣公被獲致身錢唐陸麗京得傳聞於其同族孝廉某某亦公門人其事較有據此卷爲洞庭西山葛氏珍藏筆蹟放逸有天馬行空之意雖未知與獄中所書孝經何如要使子姓世寶之其於忠孝兩無媿也道光元年三月既望來館於消夏灣之澄波皓月

樓香士司馬出以索題爲敬識其後

濯足菴文鈔書後

此三卷爲盧學士抱經主鍾山書院時所得校本望谿爲白雲傳甚略今以哂園逸史攷之白雲初名鹿徵後名怡亦作遺父可大登萊總兵毛文龍部曲反殉節海上怡以諸生授錦衣衛正千戸甲申三月獨衰服送葬天壽山遇賊不屈得逸南歸留都建國升指揮使周鑣雷縯祚之獄餘子如定生次尾之不辱鎭撫司者怡實與有力焉國亡徜徉於攝山雨花臺之間處士余公佩方仲舒知其論譔甚多將歿請寫其副弗許曰吾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然則此得之馮氏者其後人輒之

耶抑原本如是也不知古鏡菴集又何如也辛卯十月拾香草堂主人出以示余書以還之

張芑山文集跋

爾公於明季如南山北斗而行事不盡見辛卯冬於柳橋處得芑山集廿四卷急假而讀之蓋爾公與同里楚督袁臨侯爲總角交十試不遇臨侯引之見南雍祭酒姜燕及遂以所著四書大全辨上於朝因見知吳鹿友史道鄰此留都防亂揭所爲首列也已而道鄰撫淮爲其師左忠毅作祠堂碑文出周仲馭手極詆阮懷寧復首刻爾公名由是懷寧銜之次骨逆案復起乃揭自烈僞學於通衢緹騎四出幾與仲馭眉生定生輩同填詔

獄國亡始解今其集大抵亦由利祿入手所作制勅諸
序政擊艾天傭不異陳人中非梨洲亭林比也其阻羨
史之請太子監國亦蹈李明睿光時亨覆轍唯勸鹿友
於南渡後無決於辭陛見有決於辭就職謀入頗臧夫
以宜興再相天如爲之彌縫始合終離馴致賜玉賜繯
之誚鹿友旣儃回於先朝又倭遲於新國荷戈不前登
山吟眺洩洩沓沓無以逾之所謂以谿壑爲大窖膳薪
爲氈雪冠履爲漢節徒欺人爾爾公或早窺見至隱歟

書詩兼逸集稿本後

壬辰正月從拾香草堂看梅花歸借得詩兼逸集兩冊
所選共二十有二人人各係小傳絕無頭訖唯題明詩

兼遜集而已按遯廬爲吾湖明狀元韓求仲少子乙酉後以兄茂貽之厭避迹棲賢山中杜門謝客譔詩兼時年幾八十矣後嚴大令海珊懶人詩注言詩兼乃其嗣怡園續成之則遯廬存日固未有完書即怡園之續亦未見刊播吾友楊秋室脩校吳興詩錄曾就沈掄翁湖州詩摭及是冊采掇今書內有塗乙處是也然其題曰遜集疑又刊落之餘不入正續兩集故開卷即爲嚴石埜魏白衣其不錄可知矣遯廬嘗以近刻寄李秋錦秋錦報詩云家仍吏部文章裔手續冬郎甲子編必非此書也選中諸什傳世絕少且中有續添者疑亦遯廬親筆余恐後之讀者不察必致墜於蝸涎鼠穴爰書此以

詒鐵花主人使附於後焉三月下浣

黃石齋三近堂記跋

石齋於崇禎十五年宜興再相始從戍所賜環復官明年遺祭南海歸還家不出則此記十七年在家與同鄉講學所作無疑也記言董是堂者爲謝爾剡宸楫張勛之瑞鍾皆石齋同郡爾剡龍谿人勛之平和人見貴池吳次尾所輯復社姓氏後錄錄以宸作家剡作鄭鍾作鍾乃傳寫之譌當以記爲正若吳江吳扶九本則併姓氏佚之矣堂本爲講學地故記銘備言性理然石齋之學精微具在三易洞璣其神驗固不易測至言山水月皆有三近幾與天地人配伏羲文王孔子無異不止流

於術數字體非隸非篆六朝人往往有此余向見其夫人蔡玉卿書孝經亦正相同銘尾重印下有玉卿一章疑亦蔡筆蓋從天發神讖碑出石齋他書不爾也卷爲震澤沈君退甫所藏其族兄柳橋舉以見示書以還之

明季甲乙彙略跋

甲乙彙略三卷自甲申正月庚寅朔起至乙酉五月辛亥晦止排日纂注事迹比他史綦詳舊題東邨八十一老人隨筆按温氏逸史所采野乘有許重熙甲乙彙紀殆即此編重熙字子洽常熟人名注復社蘇州府志子洽初北游太學一時鉅公推其有良史才旣刻五陵注略編錮孔昭怒因發難牽連參閱七十五人幾及於獻

今五陵注略不傳而此書於甲申十二月丙子禁書坊不許行五陵注略下引楊仕聰玉堂薈記曰五陵注略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淸之謚忠爲謬方德淸之謚正似醜朝論韙之錢伯温非渡江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戴前人已有言之錢孔昭一見大怒適温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孔昭遂以倪錮妻事與許並股作疏意重在許欲開大獄上不允覩票旨放歸許之書遂行播所記正與志合然楊所言皆崇禎閒事豈子治旣自隱其名故託凫岫之許以見議論歟志又載子治著述甚多年七十八鐙下猶細書輿地分合指掌圖未竟卒而獨不詳此編今云八十一老人恐志亦有

未盡確者癸巳正月因借友人新鈔本久書以還之

星查紀事跋

有明嘉萬之際吾鄉董氏科甲鼎盛嘗讀趙氏寄圃寄所寄載是時以祖孫父子相見成進士者海內祇有二家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為戶部侍郎孫知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其外惟吾鄉之董為之匹此冊正嘉靖辛丑進士宗伯潯陽公之孫青芝祠部以萬厯庚辰進士授職後因皇子生頒詔畢由家赴京紀行之作當祠部始釋褐父龍山尚未登科報至宗伯扶杖往視子舍龍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宗伯慰之曰汝子幸

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泗交集次科
癸未龍山亦成進士亦見笑史以此見宗伯之激厲後
人蓋有素也斯紀乃在龍山已授部曹後故有侍父起
居語迨後祠部以諫立青宮奪職一時文士如屠赤水
輩皆有文寵歸其時宗伯尙在亦有閱嗣成孫被放後
往游泰山喜而作詩問之有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還
登泰岱峰句今以紀中所言家人見月思我歸正是道
上思家時證之則至性相通彼此一轍人倫大節尤足
多矣且紀中一路處己接物周旋曲當有不媿不怍氣
象又子輿氏所謂一樂不已繼以二樂迨後雖有田產
處分羅范屏麓之變家運使然不以此損風節也迄今

君子之澤延幾十世科第相仍纓簪弗替吾潯稱世家喬木者卒以董氏爲首有以也茲因祠部家孫鑄范出以索跋爲誌其盛豈徒家乘之光已哉丙申除夕前二日

書堵忠肅公年譜後

關部義興堵公牧遊年譜不分卷帙亦不著作者姓氏舊有南岳張夏一譜疑即此書崇禎庚辰以前大半取之自記故序述纂詳至服官以後至於行軍臨陣轉不若靑門箎稿南疆逸史之精覈則總敘與編年異耳曩見海昌吳槎客爲經澤書序言古來名臣將帥類多經術如關壯繆岳忠武能通春秋大義惟公以名進士

負回天倒日之志豈反無所表見而獨不見收於經義存亡攷爲可惜然今之載於秀水著錄者若李雨然之易易編恐未必勝田間易學則公之傳信於後不係此可知也公著述尚有禮經澤書史綱皆未仕時所譔惟春秋說義成於戎馬之間世俱罕見此譜爲吾友陳貳尹袌之自吳門寄詒乙未長夏暴餘書以示後之讀者

幸存錄跋

幸存正續錄共五卷亡友王雪浦所遺余以其手澤藏其館甥還之既而退甫復以副本來歸因檢李映碧先生所批鈔白本俾附載其上復校一過則篇次字句幾於方柄圓鑿知李所見尚是原本此乃爲人所删潤矣

如門戶雜志內有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句批曰回護不得今是本無之蓋雲間諸君素與士英無隙且臥子爲黃門時深得龍友之助故文字間尙爲之地此與化所見本是也後公論益不能容後人或弃此句削之未可知也其餘如要其眞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皆有批注而今本均改去至批本或補注名或補注姓者今皆添入正文則此本爲後人因李批而竄改者益無可疑不知映碧在三垣事多目擊議論較爲有據如鄭鄤逼父婢而杖母石齋至武進隱其母於別室以老嫗見黃極言鄤無此事又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因陳眉公爲毛母壽文千金之報乾沒

於中使陳乃因閣臣錢龍錫入相投意使袁殺之事雖
瑣屑亦不得謂之盡誣非特批涿州宜興之出處足資
史概也安得更尋考功父子原本而一校之至續錄李
批亦言曾删其謬則此書世間所流傳大半非原錄
讀者又不可不攷也

書綠牡丹傳奇後

此吾鄉温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
矣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向公
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
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菴倪三
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

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駡之致宜媿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鬭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版厲禁之但今翫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及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爲三百年國祉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劇少之壬辰八月

大統厤法啟蒙跋

此曉菴遺書與向所藏董氏者略等而特多大統厤法啟蒙一種所以著其測候之細使知西法尚有未盡也

蓋厤自太初以後雖遞有改憲不過增損於積年日法之閒至元郭守敬去積年誠超前絕後之詣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實紀法用六十萬與日周用一萬皆取整數以其便於入算而已殊不知置閏則須兼論距緯斷非平氣之可統攝此先生所爲斷斷於換度換宿者也然則融西人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其苦心至矣豈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爲足以抉高卑盈縮之理哉此書出而先生之遺書約略盡顯可見學問到至極處自有不可磨滅非世道所能爲升降也震澤沈退甫舉以見示并錄渾天圖歌兩跋以還之

漏霜和尚若帚圖跋

高士董若雨先生名說爲鑑曾祖母之大父以明季諸生隱於禪曰南潛曰漏霜曰寶雲皆鼎革後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易象天步皆造深邃當順治初載南嶽和尚退翁法嗣徧天下而其中之賢且著者莫如正志大瓠兩首坐正志居華山卽前大學士熊嘉魚開元而大瓠者乃宣城故監司沈壽嶽之子名麟生其後居姚江者也一時孝節之士有託而逃率以興化退翁爲依皈辛卯之難寺中星散先生獨負篋杖策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遂繼熊沈兩公鼎立而三葢自甲申乙酉之後大江以南世家子弟如崑山顧咸正兄弟長洲文震亨父子與姚孫禎肅爲程溫

寶忠其大節昭著炳若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紫衣處晦抱節山藪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此圖殆作於雙樹拂衣之始去堯峰退院時尚遣觀其題句有抑塞無聊不可思議之槩而精采炯碎眉棱黝墨此非得其神髓者不能也憶鑑於十二三歲時先生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父爲中表弟兄每當歲首元辰率董氏羣從慶拜於高暉堂之後閣見所縣海山呂氏畫漏霜聽雨圖面目略似金銘而實與是圖無異唯兩顴以下微殺蓋又後於是圖數歲古人言一族之中三四傳後子孫必一人酷

肖其祖宗之容貌者觀於此而益信矣今聽雨圖已別屬余曾跋其尾而惋惜之是卷幸仍歸董氏此皆吾潯遺文墜簡不獨增光志乘已也名華妙寶其什襲又當何如耶嘉慶庚辰十月病起將曁遊廣陵怱怱書此

崇禎五十輔臣傳跋

此五十輔臣傳不分卷秩無作者姓氏首冠年表一通相傳爲禾曹秋岳溶所著其敘事詳略互見如宜興烏程皆其所身與交際者故纖曲畢具幾於然犀鑄鏡肝鬲皆見矣至於高陽嘉善等篇疑各有藍本或取諸行實或借錄他書故煙墨不同瑕瑜相掩要其事蹟均可取信不特袁崇煥反閒一事爲足訂千古之史案也是

冊借之許氏井眉精舍爲先無許師手鈔因錄其副以藏諸笥夫思陵居位不爲不久當客魏敗壞之餘威柄自持操切日急斧鉞行於牟職桁楊徧及朝紳瀆其政治幾遺蹈孫皓苻生之覆轍雖欲不亡焉得而不亡論世者不過以殉社稷湯有無殺我民一語遂稍寬其慘酷之施春秋譏郭亡以爲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豈空言哉已卯大雪日書

天元一釋跋

天元一釋二卷我友江都焦孝廉循所撰理堂精數學此蓋因赤水遺珠借根之意而推明之以立天元一術爲我中國之所自有學者自數典而忘其祖爾余嘗尋

繹其旨雖兩邊加減與直除稍異至其原本九章疊借互徵諸法實殊途同歸吾黨中能通中西兩家之郵者近時如孝廉與元和李尙之銳皆其選也卷末攷欒城與邢臺世次之先後尤具隻眼然謂欒城作測圓海鏡時郎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者此似有别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老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欒城至至元改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峰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逮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冶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磐爲撰書院記據此當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

召對後即歸元氏山下亦未必盡然庚辰立秋前二日書

書嚴永思先生題松圓老人畫卷後

嘉定程松圓詩畫在明季爲紅豆山莊推重故至今膾炙人口若永思嚴先生衍其人品學問於諸逸民中幾莫能詳其姓氏往在瑯嬛仙館芸臺夫子得其所爲通鑑補注數百卷鑑曾檢閱一過悤悤未暇卒業旣而阮師取其書狀於史館得列名儒林傳中後又讀潛揅堂文集見所爲傳其略曰先生嘉定人明萬厤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

温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爲迂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予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予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違失若干事皆確乎不可易宮詹之言如此其表章亦勤矣至於能詩善書無一語言及將識大者不牽細故抑遺民之行世莫得而詳歟鑑於誦習餘閒掇拾殘缺見虞山王東漵氏柳南隨筆載先生逸事數則言先生爲唐叔達之壻嘗取涑

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采諸書卷表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膀通鑑按吳俗以水浸物曰漲膀漲膀者俚語也又輯補注共數百卷目營手鈔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蕭蕭暮稍倦則與鄰人江孝廉季深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鑑按唐叔達與婁子柔李長蘅程孟陽爲嘉定四先生先生旣與長蘅善而又爲叔達之壻則其爲孟陽之題此畫固其宜也況字蹟詩句皆高簡嘉定縣志載衍博學好奇隱居教授善書法作擘窠大字更奇偉而世竟莫之知是可歎矣蓋宮詹但知其爲長蘅之友而不知其爲叔達之壻王氏知其爲叔達之

壻而不知其與松圓亦有關涉且商搉史事談氏之外復有江君其學亦不孤矣己卯春鑑自吳門還若上於友人處見是幀急以它物易之重爲裝池因念先生逸事有宮詹傳中所未備者爲補誌卷尾以寄儀徵師於羊城俾此卷與補注同入仙館余又聞前此鬻是書者言先生老而貧雖著此書無貲以雇鈔胥稿本尙係親寫今得此卷益足與書互證而尊卿贊筆又言康熙初

朝廷購求異書輦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徧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然則雪泥鴻爪神物之顯晦亦必有呵護之者矣他日刻此編或附錄於補注之後世有能讀通鑑補注者或藉以攷焉

書復社姓氏錄後

余藏復社姓氏錄一冊槩友人計秋䕫所貽凡正續補三卷爲人二千四百有奇不可謂不夥矣然是社實成於嘉興府學生孫君淳淳字孟樸居吾潯之梅綰齋拔靜志居詩話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吳來之昌時錢彥林旃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時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當是時孟樸里居結諸子舉復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

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功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如蘇州推官周之夔嫉檄所云行舟太保者殆指孟樸言之竹垞之言如此今攷杜登春復社姓氏始末既不載孟樸之名亦無有應社之號即浙西聞社中人除凌忠介而外寥寥無幾意杜氏僅詳雲間一派且廣張顯達之流孟樸諸生宜其不見取也使朱氏非妄言者則孟樸之功爲不可泯矣書印格外舊有紅豆齋鈔藏一行不知是錢是惠據竹垞又言是錄實出自吳翩扶九蓋翩子南齡爲竹垞友夫故得見也扶九居吳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孟樸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實出白金

二十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樸之行閱歲尋彥胥會於吳郡舉凡應社匡社幾社聞社南社則社席社盡合於復社論其文爲國表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是時温相國員嶠有子求入社扶九不可於是有徐懷丹之檄陸文聲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王實鼎之飛章大抵菰塘與南潯爲一水孟樸與扶九所處又甚密而員嶠之子又與孫同里閈遂成此巨案竹垞之言正與補錄吳銘道序言悉合杜氏路之不已疏乎爰詳識其事以爲吾鄉文獻之徵且以箴社事本末之闕

攷明季社事始末雖盛合於婁東二張要其萌蘖實在明之中葉殆其後風氣所趨至二張有不得不合之勢則明之國脈使然雖人事亦天意當社之初起東南壇坫不一蘇州松江金沙皖江浙西江右無不立社而東鄉艾氏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四方翕然歸之其來婁東之七錄齋也名流無不在坐于子與西銘論朱陸異同不合時陳臥子才氣鋒銳猝以手批于子頰於是于子恨甚諸人亦多有不直臥子者而松江與江右兩社散矣於此可以見兩張之未必能强使之同也至後殳先輩臨川首結陳大士以稍釋東鄉之怒而西銘至京亦始交西泠嚴子岸渡於

是登樓諸子始大合兩浙之社於吳門時適有西銘婁金之喪會弔者不下萬人乃觸同年推官周之夔之怒奮身作難遽以變上告以天如爲名號比天以張王趙蔡四友爲四配以門人吳偉業孫以敬許煥穆雲桂周肇吳國杰金達盛及其昆弟張源張濬張治爲十哲以復社爲欲傾覆宗社而禍幾不可問矣事雖旋已而諸君子始終不肯認過反與朝政相讎固結不可解在廷宰輔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議甚至京師坐次有復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其後南都立國妖獄潛興而張孫振阮大鋮借以爲題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迄於亡國向有小東林蝗蝻錄諸名

紛紛告訐此非社中之人能使之如是寔欲告復社者之巧於附會使然讀者不察翻以爲諸儒氣燄太盛求免癡人前難以說夢矣余嘗讀溫氏逸史見其紀吳江張九臨事蹟殆不出夔州唐藴甄所譔一傳其言弘光改元阮大鋮恨復社諸人首嗾朱統鏆疏參黃石齋劉念臺及復社之爲藪魁者而九臨與焉夫所謂復社藪魁者不過如顧杲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沈壽民張自烈方支已爾而九臨之名既不載於南都防亂揭中又不次於復社三錄之內且不弟九臨一人尚有金陵白夢鼎夢鼒皆身繫北寺此何爲者吾於是知當日在社諸公原不必有陳雷膠漆之陋而落落難合中君子之

氣節未嘗不存迨後檢討改亭上吳祭酒一書而後知社事之合離固有與前日陳艾之事各分畛域者也按九臨爲諸生嘗游長洲楊維斗金壇周仲馭之門三吳名士既結應社幾社已而復大合於復社而同邑吳翩討名沈應瑞張孝起龔萃推九臨爲之弁冕當是時會魚山熊開元宰吳江最喜社事於是邑之名士如扶九石香益思擴而大之俾孟樸多方聯絡以通其聲氣而頗爲楊維斗所不快嘗懷刺再謁維斗於吳門不得見門者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也夫而後恍然於九臨之爲楊門高足弟子名雖盛於當時而攷其實社錄中無其人防亂揭中無其人也然而大鋮之憾自在也

觀於此而後知復社之局原非局中人所得自主不過局外之人必欲使其如是之震撼藝林如是之動搖國柄而後陷以奇慘之禍以爲快吾故曰人也亦天意也然則如錄中者後人以爲存其名足以興我以爲存其名適足以爲炯鑒耳可不畏哉中天節後六日病中又書

冬青館甲集卷六